

民國一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一個再普通不過、在台灣要照常上下班的週三。

對方緣這樣一隻光棍多年的銅牌單身狗來說，趁著商人炒作的日子來場甜蜜浪漫的雙人約會自然是與他無緣，白天參加公司的交換禮物活動湊個氣氛熱鬧、晚上揪幾名朋友聚餐說笑，也就足以代表參與了當年的佳節，數載都是如此。

今年的方緣對過節依然沒什麼特別的想法，除了白天跟同事交換禮物，他晚上同室友禎驤約了頓自宅晚餐，打算叫些披薩、烤雞大快朵頤。

最近珍珠奶茶在日本掀起滔天熱潮、並急速回流台灣——這也是為什麼紙盒裡的大披薩看起來撒滿圓滾晶亮的黑糖珍珠，想必任何一位義大利人見著了都要瞠目結舌、三日吐不出一字半句吧。

在客廳一起張羅好外送小哥辛苦送上的佳餚，方緣隨手轉了個喧鬧的電視節目、招呼衛禎驤坐下開動。兩人在用餐間悠閒地談天說地，漸漸酒足飯飽。

「剩下的披薩都冰好了吧？我把杯子洗洗就過去，你先回房吧。」

旋開水龍頭，方緣在廚房裡刷洗起馬克杯。方才兩人已經善後到個段落了，只差這最後一腳。

「好，你快點喔。」衛禎驤應了一聲，將手機中舉棋不定的兩張披薩烤雞照湊到方緣面前問道，「你覺得這張照片好還是那張？等等我要更新用的。」

「呃？我看看……」方緣一時停下了動作定睛探看。「左邊吧，構圖看起來有更豐盛的感覺。」

「嗯，那就這張好了……上傳。」問明了結果後、他便自言自語著往自己的房間走去，搬來此處已經有一段時間，大致上禎驤也已經將這間公寓的格局摸了個清楚，即便不看路也能走回房間。不久後內裡傳來房門開關的聲響，顯示他順利抵達了目的地。

洗兩個杯子要不了多少時間，方緣隨後也將手擦乾，回房帶上兩樣禮物敲了敲對門。

是的，方緣的室友衛禎驤也跟他約了一攤交換禮物，而且還是進階版的「天堂地獄交換禮物」；顧名思義，參加者必須換出一樣精美的禮物及一樣爛透的禮物，是個非常有趣又能炒熱聚會氣氛的活動。

「方緣你好慢喔。」一開門，衛禎驤一如往常地張口就埋怨了句，先是迎接那人進房，這才回到座位上等著對方入座；他兩手空空地看著大包小包的方緣，一手拿起桌上一個包裝精美的扁平包裹提議道，「咳咳、我在此宣布第一屆交換禮物大會開始——先來交換天堂禮物好了？」

「好啊。」聽起來像是已經決定要辦第二屆了？在床沿坐下的方緣隨性想想、將手裡比較大的扁盒禮物遞給面前的室友。這用素色牛皮紙包裝的禮物稍微有些重量但仍算輕便，表面積跟大披薩盒差不多，不過盒高就更高了些。

「哇，你準備的還挺有份量的嘛、會是甚麼呢？稍微有點期待了。」衛禎驤愉快地說著，意思是在此之前基本對方緣的禮物沒甚麼期待的樣子。他接過牛皮紙盒之後也將手中用桃紅色印花包裝紙包的嚴嚴實實的長方形扁平物體交到方緣手中，「聖誕快樂！——你剛才是不是忘記說啦。」

似乎是受到節慶的氣氛感染，總感覺他今天的情緒特別高漲。

「啊、真的是忘了。聖誕快樂。」經人這麼一點，方緣亡羊補牢地跟上一句祝賀才接過禮物。「你先拆還是我先拆？」他掂著手裡的桃紅花盒低頭端詳，總覺得這外型、尺寸跟重量都有種莫名的熟悉感。

「我先。」衛禎驤毫不客氣地這麼一說，三兩下便打開了牛皮紙盒，看見裡頭那彷彿行李箱一般的造型先是有些困惑，這個尺寸的箱子可裝不了甚麼東西，緊接著看見光滑的白色亮面上除了LOGO之外還被人用黑色麥克筆畫上了自己的Q版頭像，想也知道這種幼稚的事情是出自誰人之手，忍不住在嘴角露出一抹難忍的笑意。

「方緣你來弄一下，我怕隨便拆把東西給用壞了。」他左右端詳之後偏頭想了想，深怕自己打開的方式不對，還是呼叫了救兵。

「我也只試著組裝過一次，不會太難，你應該很快就能上手了。看喔，先從這邊……」

被點名的方緣立馬親上火線教學，一邊拿起組件拼裝一邊向衛禎驤說明過程、且一樣樣介紹了本體之外的幾個配件。他自己並沒有收藏這樣東西，可說是為了這份禮物特地於事前做了好一番功課。

「沒想到你還蠻會的嘛……這個感覺真的挺方便的，只要帶著它去哪都能拍商品照了呢。」禎驤湊在一旁乖巧地看著對方操作，專心地記下每個步驟，心知方緣為了送這份禮也做了不少研究，便也直率地稱讚了他一句。他按了按燈光的開關，又把桌上幾個扭蛋娃娃挪到場中擺放，玩得不亦樂乎的模樣，看來是對這份禮物十分滿意。

「……沒有啦，現學現賣而已。」臨時抱佛腳的方緣有些靦腆地搔了搔髮尾，見室友玩得開心便沒有要阻止的意思。話鋒一轉，他開口提起了自己準備的過程：「其實我是在廣告看到這個的，幸好你看起來應該還沒買過。它的本體輕盈方便攜帶、磁吸式燈光能隨性調整位置跟亮度、還能換背景布……連我沒怎麼在拍照的人看了都會心動，就覺得很適合你。」

「我覺得很實用，挺不錯的——好啦，快點拆禮物。」聽著詳細的介紹，有點驚訝對方真把自己的事情放在心上，衛禎驤像是要掩飾心頭升起的暖意般迅速帶過了這個話題。玩夠了的他一邊小心地照著方才組裝的程序逆流拆解行動攝影棚，一邊連聲催促方緣拆開自己所送的禮物。

「好、好。」應聲表示聽到了，方緣三兩下撕開盒外的印花包裝紙，見著裡頭藏著的東西，他整个人明顯愣了一下。「S……Sennelier？這個……」

禮物本體的包裝上爬滿了英文，看來是樣進口貨，從正中間的商品圖片看起來像是一格格的有色方塊。

「申內利爾的塊狀水彩……還是36加12色……」他喃喃唸著褪下了外層的厚紙盒套，外觀漆黑的鐵盒在手裡展開成了個三折式的調色盤，48個光澤豔麗的小方塊有如棋盤整齊地排列在正中間，毫不收斂地引人目光——至少方緣是看得目不轉睛了，眼睛都捨不得眨一下。

「哈哈、就知道這個你懂行，喜歡嗎？我聽說這盤塊狀水彩很適合拿來寫生，想到你先前在旅店頂樓掉了不少顏料沒找回來，就給你買了這個。」看著方緣目瞪口呆的模樣，衛禎驤得意地笑道，心想買了這份禮可真值了。水彩畫具之類的美術用品種類繁多、國內外的品牌更是形形色色，不是學畫的人根本分不出差異；為了送這份禮物他也是上網查了不少資料，這才選定這個歷史悠久的品牌商品，沒想到效果出奇的好。

似乎是等待方緣做出更多反饋，衛禎驤湊到他身旁一臉期盼。

「天……這個連我自己都捨不得買……真的要送我？」方緣似是一時半刻脫離不了震驚的心緒，彷彿再三確認自己不是在做夢般抬起頭來直瞅著衛禎驤。

由於僅把繪畫當作消遣娛樂，方緣習慣使用的畫具都只不過是用比初學再好上一些的等級而已；他聽說過申內利爾的水彩十分優質，而這點也忠實地反應在了價格上，雖說他一介收入穩定的上班族不是買不起，但這麼高級的水彩給他一個業餘人士使用實在太過奢侈了，他從沒想過有一天能親自擁有如此精緻的夢幻逸品。雖說遺失的那些顏色早早就去美術社補齊了，他仍覺得衛禎驤這份禮物可挑得十足貼心。

「當然就是送你的啊，說甚麼傻話。」用肩膀撞了對方一下，禎驤開心地說道，光是看見對方如此驚喜、對他來說便足夠了，身為一個稱職的聖誕老人意外的還挺開心；隨後又拍了拍室友的肩膀，瀟灑地說道，「大畫家，你就收下吧。」

「才不是什麼大畫家……」留戀似地又看了手裡的水彩幾眼，方緣這才將鐵盒闔起擱在腿上暫置。一分分湧上喉頭的感激幾乎要將整個人淹沒，他沒來得及多想便欣然展開雙臂緊緊摟了一下身旁的少年。「謝謝，禎驤。我會珍惜著用的，謝謝……」

短短一瞬間發生的轉折，回過神來自己已經陷落在對方溫暖的胸懷中，衛禎驤驚訝地瞪大了雙眼，感覺身上血液馳走，臉上的熱度尤其灼人；或許這對方緣來說就只是朋友間的接觸，根本沒有甚麼特別的意涵吧，但是對他來說並不是這樣的——他一動也不動，深怕破壞了這美好的一刻，就連伸手回擁都怕自己的心思透露出分毫。衛禎驤眷戀著這個懷抱，即便對方僅是單純的感激使然，也足以令他心頭一暖。

「道謝就夠了啦，笨蛋……」他稍微估算了下時間，盡力使不安份的心跳穩定下來，隨後輕輕拍上對方的背脊，輕鬆地調笑著，「再抱下去要換我收費了喔，繼續交換禮物吧。」

「喔、抱、抱歉。」沒準以為自己不小心吃人豆腐的方緣聽話地退開，把身邊另一個小而沉的禮物遞給衛禎驤。

「那，我先拆了喔。」衛禎驤話不多說、俐落地拆開了包裝。

這次的內容物是一個用玻璃罐填裝的食品，斗大標題寫著「地獄鮮味XO醬」，從罐身包裝看來這是個以干貝和小魚為主的醬料，不論拌飯拌麵、炒菜下酒都很適合。

「先說聲抱歉，地獄禮物我也想了很久，但就是沒有滿意的點子。」方緣說著雙手合十，一副在懺悔的模樣。「因為聽我那邊愛吃辣的朋友說過這個還不錯，所以最後決定送這個了。」

「看起來還挺好吃的……除了名字以外，這個一點也不地獄嘛！」禎驤拿起玻璃罐端詳，對愛吃酸跟辣的自己來說這可完全不是問題，不如說歡迎之至。

「還有這個……」方緣接著摸出三張像是便條紙之類的東西遞給衛禎驤：從格式看起來像是空白支票，卻看得出來那些框線與圖案是親自手畫的，邊上還蓋了方緣本人的印鑑。「你可以當成搥背券之類的東西，想要我做什麼都可以寫上去，例如買宵夜啊、打掃什麼的。」他補充說明道。

「方緣你小學生喔，怎麼送這種東西啦——還真有膽識給我開空白支票，你不怕我拿這個叫你做壞事嗎？」接過紙張，衛禎驤忍著笑意端詳紙上那人親手繪製的痕跡，倒有些愛不釋手的模樣；他抬眼看向方緣，刻意裝出一臉不懷好意的神情。

「壞事……寫壞事小心變成芭樂票喔。」不覺得對方會真的寫下什麼「壞事」為難他，方緣僅順勢回以玩笑一句。

「居然還會跳票，這點倒是挺地獄的。」聞言嘆嗟一聲笑了出來，衛禎驤抽起書櫃裡的文件夾，珍而重之地將這三張空白支票放了進去。這才轉身打開了房門，對著方緣宣布，「要給你的地獄禮物在外面，跟我來。」

「外面？」臉上雖透著一絲困惑，方緣仍是乖乖跟在衛禎驤身後離開了房間。

領著方緣來到貼著『蓮蓬頭修理中』字條的浴室門口，衛禎驤開門走了進去，拉開隔著浴缸的浴簾，只見浴缸裡頭滿滿的都是扭蛋殼，仔細一看殼子裡頭似乎還裝著紙條一類的東西。

「嚕啾——我的地獄禮物就是這個囉，這個扭蛋池就送給你了。」衛禎驤得意地笑道，將方緣拉到浴缸旁邊。

「……你哪來這麼多扭蛋殼？」方緣看著滿池蛋殼不禁嘴角一抽，但又忍不住心想這禮物還真夠地獄，你贏了。

「當然是為了整你精心準備的啊，我特地去了好幾間扭蛋店跟他們要來的，好好珍惜吧。」衛禎驤大言不慚，說的好像方緣還要為此感激自己似的。

「還真的是用心良苦啊，謝囉。」方緣吐槽式地說著並彎身取了個蛋殼打開，想看看裡面的字條寫了些什麼。

『笨蛋方緣』得到了這樣一張字條，上頭的筆跡明顯是衛禎驤的手筆。

方緣問號。

方緣決定再打開幾個蛋殼查看。

『臭直男』

『大木頭』

『早餐不要再買錯了』

『OWO』

接連又出了幾個不明所以的結果，貌似都是兩人相處中大大小小的瑣事集成。

「原來這池子是裝滿了對我的怨念？」連開好幾張紙條都被數落的方緣不禁汗顏道。

「這樣才夠地獄嘛，寫好話的話就太便宜你了……不過可能還是有一點好事的啦，一點點。」衛禎驤想了想，自己只是自然地想到甚麼寫甚麼罷了，之所以好壞比的落差會如此懸殊估計真的是怨念太深所致，畢竟他倆一起住過的那七天實在過的太『精彩』了。

「這樣啊，那我就拭目以待吧。」剛才開過的紙條貌似都沒有重複的內容，看禎驤都這麼「認真」準備這一缸池水了，方緣打算把全部扭蛋都開完，接下來要長期抗戰的他乾脆在浴缸邊落座，繼續拆起蛋殼來。

『可憐社畜』

『超會畫畫』

『大設計師』

『夜市內褲』

……隨著扭蛋殼一個個減少，方緣逐漸能看見浴缸底部的輪廓，紙條上的內容也越來越漫不著調，彷彿寫下的人也快沒梗了；原本一直在旁伺機吐槽的衛禎驤突然隨意地道了聲晚安、一溜煙躲回自己房裡，獨留方緣一個人繼續拆蛋作業。

直到他伸手觸到底部殘留的最後一個扭蛋殼，才從手感中發現唯獨這一個是刻意用膠帶固定住在浴缸底部的。

「嗯？只有這一個黏住了嗎？」察覺異狀的方緣探下身子，摳掉膠帶後將最後一顆扭蛋打開查看。

展開內裡的紙條，上頭有些潦草的寫著『我喜歡你』。

就只是簡單的四個字。

『我喜歡你』

方緣本來已經逐漸習慣了紙條好惡不一的評語而心如止水，卻意外被這四個字暈開了點點波紋。雖然幾個月前同住旅店時被對方告白過一次，由於自己表明暫且對他沒有那方面的情感，少年搬來同居後也守份地沒做出任何踰矩的攻勢。

四個月過去了，他還喜歡著我嗎？

為什麼喜歡我呢？

仰頭想了想，方緣才憶起自己似乎從沒問過對方這樣一個問題。雖然難免有些好奇，不過問了又如何？他知道「謝謝」並不是對方想要的答覆，既然如此，不去輕易觸碰這個易碎的地方或許才是對那人最好的。

他現在能做的，應該就是像這樣平凡無實地與他一同生活吧？至少目前做為室友、做為朋友，他真心期盼對方能活得開心快樂、活得自由自在。

開完所有的獎項，方緣找了個大垃圾袋來收集空蛋殼，離開前還稍微刷洗了下浴缸。

「禎驤，浴室我處理好了，你要洗澡可以去喔。」在室友房門上輕叩兩下，他開口通知道。

「——喔，你可以先用。」房內傳來一聲熟悉的慵懶回應，聽聲音像是悶悶地剛從棉被窩裡傳出來的。

收穫答覆，回到房間的方緣將大袋蛋殼擱置在門邊，打算這幾天有空再拿去資源回收。他看了看同樣被收集起來的小紙條堆，稍稍思量了會兒決定抽出其中一張，將剩下的全餵給紙類回收箱。回身拾起一顆蛋殼，方緣將寫有「我喜歡你」的字條裝了進去，並順手置入收藏櫃的抽屜裡。

為什麼想這麼做？方緣心底模模糊糊地、也不是完全能明白。

他只知道這小小的蛋殼中飽含著少年真切的心意，雖無法於此刻接受，卻也無法棄之敝屣。

是同情嗎？是優越嗎？

——這樣做真的好嗎？

方緣腦中的思路打結了好一陣子，最後他選擇搖搖頭將之全數拋盡腦後。

他現在想珍惜這個人的心意，只因為對方同樣珍惜自己——僅僅是如此簡單的道理而已。



衛禎驤躺在床上對著天花板發愣，雖然蓋著被子但睜開的雙眼明顯並沒有半點睡意，剛才的忐忑不安就像假的一樣。

他止不住地想向對方看見那張字條之後會是甚麼表情？甚麼反應？甚麼想法？

——卻又害怕得知真相。

沒事，方緣的語氣很正常。他一定是甚麼也沒想，將之當成節慶活動的一部分了吧？畢竟前面都是些自己精心布置的亂七八糟內容。

太好了。他想著，同時心底卻又有點失落。

這樣相安無事的生活依然會持續下去吧，衛禎驤抱緊被子轉了個方向側臥，想著然後呢？

他們沒有開始，自然也無須然後。

對這一點再清楚明瞭不過的他閉上雙眼，像是想帶著今晚的溫馨與歡樂就這麼睡去。不過……細數著自己從對方那裡收到的禮物、以及那個溫暖的擁抱，他又微微揚起了嘴角。

即便只是如此，眼下的他也已經足夠滿足了。

『我喜歡你』

——無論說幾次，那個木頭都不會明白吧。



依著室友的禮讓先完成了洗漱，方緣回房前在廊下停了腳步，往衛禎驤門上又敲了幾聲。

「禎驤？睡了嗎？」

「……」從昏沉間驚醒的衛禎驤選擇果斷裝死，絲毫沒打算應對門外的話聲，雖然不知道對方會說甚麼，但他緊張得要死——正因未知所以才最可怕。

沒回應，是睡了嗎？瞧瞧底下門縫還有光線透出，該不會是累得連燈都沒關就睡著了吧？

「……禎驤？」他又試著輕喊了聲，想著要是能起來關個燈多少也能省點電費兼做環保的。

這麼堅持不懈，他到底要說甚麼？

「……怎麼？」遲疑了一會，終究還是輸給了好奇心，衛禎驤在被窩裡翻了個身，拖長了話聲回應。

「水彩在你房裡吧？我明天再拿喔。」不太確定自己是不是吵醒對方，總之有回應就先繼續說下去吧。

「白癡喔，你幹嘛不順便帶走啦！我拿給你——」因為話裡的內容實在太過方緣，禎驤對於方才還緊張不已、心跳加速的自己感到一陣惱火，順口便說出了噏人的話。拉開棉被跳下床鋪，他拿起書桌上

沉甸甸的鐵盒水彩打開房門，一臉不待見的打量著眼前的室友、一把將禮物塞進對方懷中，「都送你了就給我好好用起來。」

「喔、謝謝，我會的……」兩手攢著被塞過來的水彩，方緣的不解都寫在了臉上，有些困惑對方怎貌似不太愉快。「抱歉吵到你睡覺，燈要關喔比較能睡好。」胡亂猜測理由的他順勢叮嚀了這麼句。

「也沒有吵到啦……剛才不小心睡著，這次會關上的，節能省電愛地球嘛。」聽見對方用著不相關的理由道歉，意識到自己只是亂發脾氣的禎驤頓時心軟，他聳聳肩膀、難得地認同方緣的提議。

「嗯，那就好。」見對方明顯放鬆下來，方緣也恢復了不動如山的一號表情。打算回房前，他晃了晃手上的鐵盒向衛禎驤說道：「晚安，禎驤，聖誕快樂。第二屆我會努力讓你體驗到什麼是第十九層地獄的，期待一下吧。」那一貫如水平線的嘴角隨著句末的信心微微勾起了弧度。

「哈！居然敢跟我挑戰這個，我看你是活膩了喔！不過我接受挑戰、儘管放馬過來吧——」跟著眼前人一起笑開，衛禎驤嘻笑著回應，這才意識到方緣居然在自己面前笑了，隨即問了句失禮的問題，「……原來你會笑？」

「什麼啊，我又不是沒笑過，只是笑得沒你多。」方緣的弧度很快又直回一百八十度了。

「我就覺得你笑起來很稀奇。」衛禎驤想著這人是不是周杰倫的粉絲、老是一臉裝酷，一邊可惜剛才手上沒相機，不然就拍下來了，「笑起來多帥，你可以多練習一下啊。」

同居的時候對方也不是沒在自己面前笑過，只是次數真心不多。

「哪有什麼帥不帥的……」給人誇一句就不好意思起來的方緣挪開視線，不太自在地抓起頸邊的毛巾擦了擦還有些半濕的髮稍，一時延續不下話題。

「說的也是。」無意間稱讚了對方，反而是衛禎驤自己覺得不好意思了起來，連忙一個髮夾彎收回自己的話；他這才意識到方緣一身剛出浴完的水氣，看來是剛洗過澡，兩人間的氣氛謎之尷尬。

「……那我回去休息了，晚安。」沒眼擇言的方緣又向室友重複了一次幾句前才出口過的招呼。

「晚安，聖誕快樂。」見對方道別，禎驤也自然地回應，關上了房門。假使表明心跡也像節慶招呼一般輕鬆寫意就好了，他破罐破摔地想著，轉身打點起等會洗澡要用的換洗衣物。

回到寢室，方緣一屁股坐上床沿、打開手裡的水彩細細端詳了一番，他已經忍不住構想了多張能用上這美好顏料的圖景，心底殷殷期盼實際使用的日子能夠早早到來。

▼ ▼ ▼ Merry Christmas ▼ ▼ ▼